

且深且浅夏如歌

■刘芳

“别院深深夏席清,石榴开遍透帘明。”夏季的深浅,充满着活力的色彩。万物的浓绿,是深入人心的乐歌。

夏的世界,绿树葱郁,草色茂密,裹挟着淡淡的成熟的气息,让人迷醉在它的怀抱里。烈日高照,树荫下显得格外清凉。树叶疏密不同,从阳光下透落的树影斑驳不一,碎碎乱乱的阴影洒满一地,随风摇曳。夏叶哗哗作响,处处笙歌。

今年的夏,来的有些晚。初夏不热,即使有点燥热,也会伴着淅淅沥沥的雨裹挟着闷热离去。雨后,凉爽侵袭,天地一色。路面上高低不平的积水反射着天空的模样,天空流动的云与人打着招呼。蛙在池塘里噙着水呼叫,虫鸣伴着雨滴声夺去了夏季的舞台。它们在夏季里歌唱,夏季在它们的歌里成为听众。

初夏的麦忙季节,伴随着规律性的雨季。每场雨的前后,依据节气,让人忙活。初夏的早晨,是蝉鸣迎来的。当第一缕阳光照在窗台上,它们便开始零零星星的叫个不停。打开窗子,推开门,满满的夏意涌向屋里,熠熠生辉。常有老人坐在门口,手里剥着要做稀饭用的“年轻”的麦穗,麦穗饱满,麦壳呈浅黄色顺带着淡淡的绿色。麦穗在老人的手里像是在收割机里一般,最初是麦穗,经过加工,成了一颗颗晶莹水润的麦粒。偶尔抬头,手中的活计并不停下来,看水鸭在池塘嬉戏,“呱呱”欢笑,母鸡在土路上寻觅遗落的麦粒,“咕咕”歌唱。

仲夏的景,灼灼有光。毒阳烤着大地,树荫下少了人的身影,炎热驱赶着人们减少外出的脚步。风一阵接着一阵,云一片连着一片,蝉鸣一声连着一声,声音高低不平,错落有致,清脆



略带回响的叫声穿透着夏的天空。夏的炎热,让蝉的声音更加富有激情,“知了知了”叫个不停。夏荷热烈的开着,随风而舞,葳蕤多姿。院落的树,硕大的枝冠上缀满了绿叶,密密的浓荫铺满一地。太阳缓缓而行,枝头的叶疏落不一,罅隙里透出金灿灿的阳光,闪着黄色的斑点。偶有慵懒的猫,躺在树底,享受着夏季树荫里的凉意,若有人惊了它的梦,“喵”的一声,没了踪迹。

晚上的夏,清凉有韵,月亮与

灯光初上。晴空月满,树梢上被月光涂了层淡淡的金黄色,月光清激,不掺杂一丝杂质,越过盘根错节的树枝,朦朦胧胧的可见物影。夜深后,月亮垂挂在树眉,树叶参差不齐的随风抖动,摇落下一地的银光,斑驳的月光,星星点点,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哼唱夏日的歌谣。风起时,谱一曲夏日的歌。

夏季成歌,每一阵风,每一朵云,每一声虫鸣都能牵动它的歌喉。夏季的钟声敲响,且深且浅夏如歌。

榆钱树

■张玉琴

小时候,我家的院墙背后有一棵榆钱树,树长得很高,粗壮而丑陋的树干撑起绿绒绒的华盖,很是雄伟庄严。

不知榆钱树长于何年,就连我的祖母也很难说清。母亲却常对这棵树怀着感恩之心,念念不忘。说它是我们的救命恩人,没有它,那段心惊肉跳的春荒,我们家无论如何是捱不过去的。

在那夹着口袋东南西北借粮的年月,每到春天杨柳吐绿的时候,父亲就爬上那棵榆钱树,携下树上密密麻麻的榆钱以及母亲从崖边,地楞挖回来的野菜,混和在一起蒸榆钱饭。母亲说榆钱饭粘粘的,滑滑的,味道鲜美,特别好吃,总是让人吃了上顿想下顿。

我们便缠着母亲,让她给我们做一顿榆钱饭,可父亲却不愿再爬那棵又高又粗的榆钱树,无论我们怎么央求,他都不去爬那棵树了。无奈之中,只有在父亲下地干农活的时候,我偷偷地爬上那棵树,骑在一枝枝桠上,大把大把地撸榆钱吃,那清香,那微甜,久久缠在唇际,腮边不肯散去。吃饱之后躺在树上小憩。看树叶间星星点点的蓝色天空,听不知名的小鸟,在耳畔绸啾,幻想着在乳白色炊烟升起的时候,吃一碗母亲做好的香甜香甜的榆钱饭……

正当我似梦非梦的时候,父亲的吼声差点把我从树上震落下来。当我战战兢兢从树上下来时,看到父亲的脸变得铁青铁青。两只眼睛正凶狠地瞅着我,手里还提着一根鞭子,看到这情景,我撒腿就跑,可腿上还是重重的挨了父亲一鞭子。

从此以后,我再也不敢去爬那棵树了,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金黄的榆钱飘落在树下,让一棵棵小榆树在又一个春天从肥沃的土壤里生出绿色的小手来。

不幸的是,一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,榆钱树被一声炸雷击倒,树冠被撕成两半,无力地耷拉下来。祖母望着那棵树很是伤心,父亲和母亲在树下站了很久,我第一次看见父亲落下泪来。

后来,那棵树的树干被锯了下来,在我家盖房时,做了房柱子。父亲用树根,给祖母做了一根拐杖,那拐杖的韧性相当不错,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支撑我的祖母从室内一步步挪到户外去晒太阳。

南瓜花酿

■黄淑芬

谁说,只有三月里百花齐放。我说,六月照样是瓜花的世界。你看,苦瓜花、牛角瓜花、冬瓜花、南瓜花……它们仿佛约好了般,白的、黄的、紫的,齐齐盛开在六月炽烈的阳光下。

金黄色的南瓜花在纵横交错、层层叠叠的绿伞下你拥我挤,藤有多长,花就走得多远,谁都想抢在太阳出来之前露出最美的笑脸。

自然界里的花,不仅可以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美的盛宴,甚至有些花还可以吃,就像眼前朴素的南瓜花一样。每年南瓜花盛开的六月,母亲都会做南瓜花酿来给我们吃,就像过年杀年猪、端午非得吃粽子一样。

记得做南瓜花酿的那天,母亲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出门,南瓜花一定要赶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摘最好。母亲说,等太阳一出来花就谢了,并且,花上还会爬满蜘蛛、

蚂蚁……因为这些小生命,都想来品尝南瓜花鲜美、香甜的花粉。

当母亲背着背篓,披着一身露水进家的时候,父亲双手也分别拎着新鲜猪肉和水豆腐从街上回来了。在我看来,做南瓜花酿是件繁琐的事,可对于手巧的母亲来说不是难事。母亲先剥开瓜花秆上带刺的青皮,留下瓜秆备用,然后再把瓜花长条形的花蕊摘去,洗净瓜花沥水待用。母亲将半肥瘦的新鲜猪肉剁成肉末,双手并用把还冒着热气的水豆腐捏成糊状。肉末和水豆腐再次组合,撒下些切得细碎的香葱,再放些盐,还有胡椒粉一起搅拌均匀。

一朵瓜花只能放一勺鸡蛋大小的馅料,放得太多,馅非把瓜花的肚子撑破不可,五角星样的花瓣依次收口,用瓜秆来封住,一朵南瓜花酿就做成了。父亲给母亲当助手,蹲在灶膛前的他把柴火

得“噼啪”作响。锅里的水冒着白汽滋滋响,母亲麻利地把一个个肥胖的花酿放进锅里,盖上笼盖。当腾腾白气再次冒起时,一锅泛着清香的南瓜花酿就可以吃了。

其实,南瓜花酿还有很多种吃法,比如煎着吃,蒸着吃。我却更喜蒸着吃。柴火灶蒸熟的南瓜花酿,揭开笼盖,一股香甜的鲜味径直往人的鼻子里钻,不说吃,光是那味儿都能让人醉了。挟一个花酿放进嘴里,鲜与微甜迅速溢满口腔。哦,香而不浓,甜而不腻,也许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最好、最初的味道吧。

常常,我可以拿南瓜花酿来当饭吃,三、五个花酿下肚却还意犹未尽。惹得母亲在旁笑着说,不过瘾,明天还做。

南瓜花酿,最普通不过的一道菜,却因掺杂了母亲的爱和温暖,让我至今回味无穷。

征稿启事

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,快节奏的生活中,越来越多的人盼望有一片净土,能够静下心来,诉说一下自己的小情怀。“相逢的人会再相逢”,我们来了,经过重新升级,黄三角早报“黄河口”栏目重新与大家见面了。

“黄河口”作为黄三角早报的副刊版块,构成一张都市报不可或缺的部分,也承担着自己独有的功能,它以一种更温柔的姿态回应着社会的关注。为丰富黄三角早报的阅读体验,“黄河口”栏目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原创稿件。

“黄河口”每月将设置一个主题,文艺爱好者可以围绕当期主题进行写作,结合自身经历,抒发真情实感。也可以绕开主题,根据个人兴趣点进行创作,本报将择优刊登。文体不限,散文、随笔、诗歌皆可。

生活中总有点特别的事物,能够引发你的思绪,牵动你的情感。也许是某种儿时念念不忘的食物,也许是某件曾经爱不释手玩具,也许是精心栽培灌注心血的一棵奇异花草,也许是曾经朝夕相处的一只宠物,还可以是一个藏在心底想见不能相见的人。写下来,让我们共同分享彼此的故事。

即使是不擅长拍照的你,也一定有那么几张时不时会翻出来流连一番的照片。把照片发给我们,也讲一讲照片背后的故事。

投稿须为原创作品,且未在其他媒体刊登,本报将择优刊登。投稿时请务必注明作者真实姓名、联系方式。

人生何处不相逢,风花雪月笑谈中!“黄河口”栏目,邀你相约。如果你有作品,那就来吧。

致电:18654662885余记者
18315469645王记者
投稿邮箱:ytdxwl@126.com
970155386@qq.com

